

“超越了所有的旅游传记，  
是一本有血性的书！”  
——《伦敦周刊》

BBC电视台 / 《时代周刊》 / 《泰晤士报》  
《伦敦周刊》倾力推荐！

[英] 克里斯托弗·J.A. 史密斯◎著 杨培敏◎译

WHY DON'T  
YOU FLY?

Backdoor to  
Beijing by Bicycle

不如  
去飞

——从伦敦到北京，30000公里的热血之旅！  
一个英国屌丝的人生呐喊！

克里斯托弗，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英国屌丝，为了不在单调枯燥的生活中失去激情，他每天与单车为伴，骑行5公里上下班，日复一日，似乎要在平凡中老去。终于有一天，在同时失去工作和恋人之后，克里斯托弗决定去“飞”一次，奔向那片原本属于自己的天空，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在人生最低谷处发出自己的呐喊……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英】克里斯托弗·J.A.史密斯◎著  
杨培敏◎译

WHY DON'T YOU  
GO JINJI  
不如去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如去飞 : 从伦敦到北京, 30000 公里的热血之旅!  
/(英) 史密斯著; 杨培敏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104-4189-9

I . ①不… II . ①史… ②杨… III . ①旅游指南—欧  
洲②旅游指南—亚洲 IV . ① K950.9 ② K9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0152 号  
北京版权保护中心外国图书合同登记号: 01-2013-1685

Why Don't You Fly?

(Back Door to Beijing — by bicycle)

© Christopher J.A. Smith 2005

Original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by Pen Press

(IndePenPress Publishing Ltd.)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LANK International LLC.

## 不如去飞——从伦敦到北京, 30000 公里的热血之旅!

策 划: 北京阳光博客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作 者: [英] 克里斯托弗·J.A. 史密斯 (Christopher J.A. Smith)

译 者: 杨培敏

责任编辑: 刘 媛

责任印制: 李一鸣 刘社涛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 //www.nwp.cn

http: //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京东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5.25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4189-9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他始终鼓励我探索自己的路。

## 目 录

|| 'WHY DON'T  
YOU FLY?'  ||

序：雨中行 \ 1

### 第一篇 印度！去印度！

- 第一章 总是不对劲 \ 003
- 第二章 艳阳当头照 \ 007
- 第三章 骑行在高山上 \ 016
- 第四章 进入伊朗 \ 028
- 第五章 轻装上路 \ 034
- 第六章 Zam-Zam 汽水、蟑螂和《白鲸记》 \ 040
- 第七章 品味当下 \ 051
- 第八章 危险之地 \ 060
- 第九章 引擎故障 \ 067

### 第二篇 印度之旅

- 第十章 事故边缘的司机 \ 076
- 第十一章 “脚臭”和“特别”的茶 \ 088
- 第十二章 远离法国 \ 096
- 第十三章 漫游东南印度 \ 109

第十四章 印度主干道上的历险 \ 120

第十五章 完整的圆 \ 131

### 第三篇 印度之后

第十六章 重归巴基斯坦 \ 140

第十七章 克罗姆佩兹、罗斯和喀喇昆仑公路 \ 150

第十八章 高高在上 \ 159

第十九章 沙子和面条 \ 169

第二十章 戈壁之魂 \ 177

第二十一章 文明世界的尽头 \ 187

第二十二章 近身理发 \ 194

第二十三章 向中国微笑 \ 202

第二十四章 无名的男人 \ 213

第二十五章 归途 \ 219

后记：雨中行（II） \ 229

## 序：雨中行

|| 'WHY DON'T  
YOU FLY?'  ||

清晨 5:20，闹钟一响，我便一跃而起，下床，插上电水壶，打开收音机。

听完体育新闻，我给自己冲上一杯咖啡。戴上耳机，巴赫的长笛、小提琴和竖琴的三重协奏曲让我沉醉，我暂时忘记了疼痛。20分钟后，咖啡和音乐让我恢复精神。我吻别了睡意正酣的艾伦，把闹钟调到七点，然后踩着石子路来到了对面的车库。

黎明总是充满魔力，清新的空气让人冷静。我推着自行车，沿着泥泞的小路向公路走去，这比开捷豹方便多了。一头母鹿姿态优雅地转过身来，肌肉一紧，“嗖”地一声向远处飞奔而去。有人觉得，一天骑 25 英里的人一定是着了魔，但我相信，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没有任何为之疯狂的爱好，那活着也没什么意义。

按照惯例，我会在绵延不绝的乡野间和森林中骑上 50 分钟。比起大路，我更喜欢在乡间小道上穿梭。树林里一片安宁，随着我的逼近，野猫、兔子、松鼠纷纷逃窜，偶尔还会看到麋鹿、獾或是狐狸，一只年轻力壮的野兔一直在我前方猛跑，突然一下闪向右边。“怎么不开转向灯？！”我大喊起来。

差几分到七点的时候，我把自行车停在一家轮胎店，打开办公室的门，早晨的运动和空气中散发的热气让我精神抖擞。冲洗完毕，我换上工作服，再冲一杯咖啡，打开计算机。7点30分，我准时把手机呼叫转移到固定电话上。

同事们在8点到8点半之间陆续开车到达，睡眼惺忪地走进办公室，电话铃开始响个不停。工作只是我用来自平复激情的手段，初来时的新鲜感早已荡然无存。每日例行的琐事像往常一样，把我的创造力吸得干干净净，清晨时大脑的敏锐很快就被冲刷得无影无踪。

下午3点45分，天色变暗，雷声轰鸣。不出五分钟，大雨便倾泻而下。

“搭车吗，克里斯？”总经理冲我喊道。我偶尔也骑车上班。

“不了，谢谢，汉克！”

4点整，我换好衣服，一头冲进风雨。起初的五分钟让我有些不自在，不过一旦被从头到脚浇透之后，大雨就算不了什么了。路上到处都是汽车，空气中弥漫着尾气的味道，汽车排成长龙，一眼望不到头。

好不容易过了斯图坡特（Stourport），雨停了，我在第一个陡坡前停下来，脱去防水服。雨过天晴，阳光和煦，这次风雨自行车回家之旅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 第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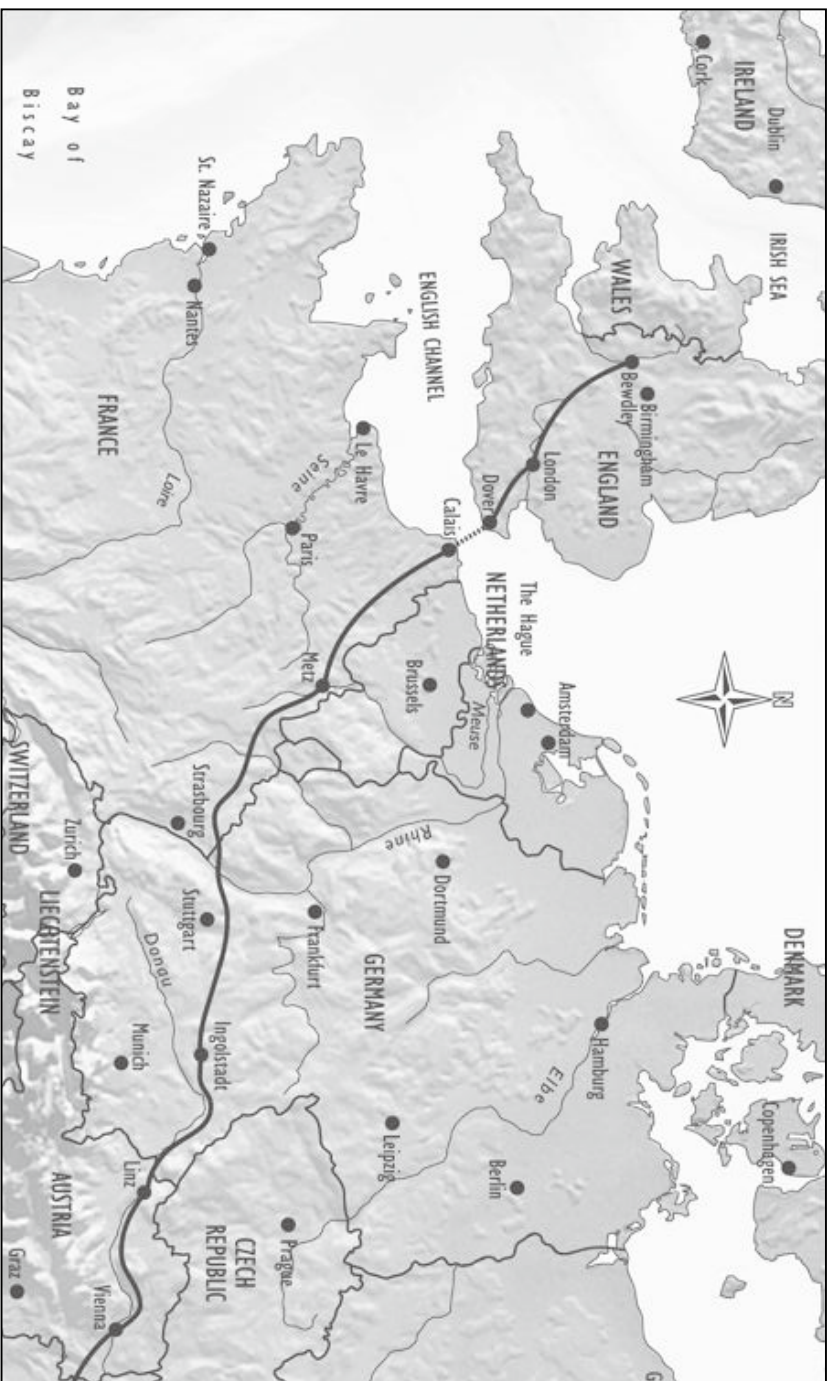
## 印度！去印度！



懦弱如同一个蚕茧，将我们紧紧束缚，我们陷于其中，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惯性模式。当我们在不断地重建行为和思维的基本模式时：，跃入清新的空气或大地就显得不那么必要了。

——《香巴拉：勇士之圣道》，

邱阳创巴仁波切



克里斯托弗骑行简易示意图 (仅供参考)

## 第一章 总是不对劲

关于那个酒吧老板，我现在唯一能记起来的，就只有他的声音了。那时我再也骑不动了，疼痛也越来越难忍受。我坐在一张酒吧桌旁——不是加尔各答、奎塔（Quetta）或喀什，而是法国北部位于加莱（Calais）和圣欧麦（St Omer）之间的一个乡村酒吧。

两天前，我刚刚在催人泪下的再见声中告别伦敦，仅仅两天后，这场声势浩大的生命历险眼看就要惨淡收场。悲剧和喜剧只有一公分的差距，我简直可以看到英国报纸的标题——“无所畏惧的旅行家含耻回故里！”

昨天在梅格斯通（Maidstone）附近的 A20 国道上，我的右膝就开始隐隐作痛，很快我便无力加速，当疼痛不断加剧，每踩一次踏板，就像针刺一样。没有办法，我只好翻身下车，推着满载着重物的自行车沿着陡坡爬上福克斯通（Folkestone）山顶。在从多佛（Dover）到加莱的船上，我吃了鱼肉和薯片，还和两个花了六个月骑车横穿欧洲大陆的澳大利亚游客交谈了一会儿。加莱的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路面又湿又滑，我的自行车前轮陷进横穿马路的电车轨道里。只听一声刺耳的撞击声，我以每小时 10 英里的速度结结实实地栽到了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肩膀扭伤，膝盖被割破，衣服像吸墨纸一样吸饱了泥浆。

这样的开局真不是我所憧憬的。

妹妹和弟弟一直憧憬着骑车穿越亚洲，在我遭到周围人的打击而犹豫不决的日子里，他俩的支持成为我坚强的后盾。

而我的另一位兄弟则不太确定：“这事倒是很有点克里斯·史密斯的范儿。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我的父亲则显得举棋不定：“这究竟是件好事还是胡闹，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不应该去。”前女友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太危险了！”

“骑车 18 个月?! ”一位朋友明显觉得我疯了，“为啥不坐飞机呢，克里斯托弗?”接着，他用面对智障人士时独有的耐心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这样到悉尼就用不了 18 个月了，18 个小时就能到!”

这些冷嘲热讽丝毫不能吓倒我，相反，我把路线图贴满了整个房间。卧室贴欧洲，书房贴巴基斯坦、印度等亚洲国家，客厅正中贴中国，一张亚洲总图则进了厨房。平日里无论在做什么，我中间总会停下来研究这些地图，想象自己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时的壮丽景象。旅行指南书警告我，亚洲腹地有极端的气候和地形、有官僚作风、沙尘暴、会向游客丢石头的顽童、毒蛇、精神错乱的司机和疯狗，还有各种凶猛的毒虫子、令人恶心的疾病以及势不可挡的腹泻……

但一切都无所谓，我精心挑选着各种户外服装和露营装备。为了筹到更多的钱，我还吻别了我心爱的经典捷豹车。

为了支付账单，我开始在业余时间给超市开货车，跑遍了整个英国中部。与此同时，我还继续着一周五六次骑车 25 英里上下班——很快我就成了人尽皆知的“每天从比尤德利 (Bewdley) 骑车过来的疯子”。

偶尔，我也能得到一丁点儿勉强的赞赏。一个脏乱的晚上，我把自行车锁在车棚里，身上汗如雨下，一个司机走了上来：“克里斯，老伙计!”他在一片发动机的嘈杂声中扯着嗓子吼道：“你可真……(他停顿了一会儿，好像在他的词库里找一个能充分表达他对我看法的形容词)真有干劲儿!”

我别无选择，要想穿越亚洲，我必须得有干劲儿，得像铁钉一样坚韧。如果有人说一天只要骑上 25 英里就算是好手，那我每天要骑 80 英里，要走遍半个地球。

订购自行车时，我选了价格昂贵并有特殊功能的车。路上什么事都会发生，便宜车将来可能会成为大麻烦，到时可就没有回头路了。我待在温暖舒适的联体别墅里，仔细研究着墙上的地图。启程的日子一天天地临近，我发现自己内心开始充满恐惧，甚至开始有些动摇——相信每个人在想要突破自我极限时都会有类似的感受。

“这人不对劲，是吧，亲爱的?”露伊萨·卡什穆尔对丈夫马尔科姆说。此时，

他俩正看着我在他家花园里搭建一个临时帐篷，作为夜宿野外的试验。

那天夜里，毛毛雨一直下，露伊萨·卡什穆尔家那只疯颠颠的猫从邻居家墙头一下蹦到我背上，随即又窜进灌木丛，把我吓得魂飞魄散。我敢打赌，它肯定在不怀好意地窃笑。露营帐篷终于通过了试验，但我还是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或许是脑子里想得太多了，我一夜都没睡好。

在距离加莱两小时车程时，我左思右想，还是放弃了打道回府的念头。我准备丢下自行车，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继续下面的行程，这样至少还能找回点面子。可这种想法对我丝毫没有吸引力，每年搭乘大巴、火车长途旅行的背包客成千上万。一想到我花了几个月详细研究路线，做了那么多体力训练，更是投资两千多英镑购买设备——去他妈的，我必须骑车！

我必须做出一番超越常人体能极限的“惊人之举”，来一段考验自我极限的旅行，或许——至少是短期之内——还可以顺便修补我那伤痕累累的自信，把我从日渐增长的甘于平庸的心态中解放出来。

我必须战胜自己！

“这事儿看起来可不太容易。”一个沙哑的声音从屋里冒了出来。酒吧老板注意到外面那辆装满了东西的自行车。听声音他可能得了喉炎，也可能是某种恶性疾病，说不定是某种绝症。

“我要去印度和中国，可是我的膝盖受了伤，我得回英国看医生，这趟冒险之旅算是完蛋了。”我用蹩脚的法语磕磕绊绊地说道。

酒吧老板吧唧了一下嘴表示同情。“村里有个医生，他可以给你看看。就在那边。”他用手指了一下我刚历尽千辛万苦骑过来的那个小山丘。

“多谢！”我觉得听听他的建议也没什么损失，但那么多专家都搞不定的事，这些乡村医生能行吗？

这位医生很年轻，他说自己以前也喜欢骑车到处逛，“直到有一天全身上下哪儿都疼”。

简单看了一下我的膝盖之后，他给我开了几粒药，一天两次随饭服用，还有一小管药膏用于按摩。他要求我每次停止蹬车后都要做伸展练习，采用低速档来避免膝盖承受过多压力。“每天最多只能骑100公里（也就是60英里）。

要按摩！伸展肌肉！还好不是太严重！”

我将信将疑地离开外科医生，心头的怀疑丝毫没有消减。一天旅程结束后，我在康布雷（Cambrai）外的杂树林里摊开了睡袋，成百上千的鸟儿叽叽喳喳，斑鸠发出咕咕的叫声，不远处的公路上车流如梭。计程表显示，从一大早离开阿德尔（Ardres）到现在，我已经骑了 90 英里，真不简单！不仅如此，我发现膝盖上的疼痛也在一天天消退，现在我已经可以用高速档了。

就这样，关于那个酒吧老板，我唯一能记起的就是他的嗓音，因为当时我正沉浸在自怜自艾的长吁短叹中，根本顾不上正眼看他的样貌。那声音绝不动听，但它却足以让我继续下面的旅程。

## 第二章

# 艳阳当头照

我一直期待着全新而陌生的未来，而不是在日复一日的琐事中坐以待毙。我渴望每天清晨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条不一样的地平线，等待的是一次崭新的历险；我渴望全新的视域、声音和气息；我渴望体能的挑战和心理的刺激，这两者在我生命中已经缺失了太久太久；我渴望能从健康安全条例、ISO 9002、税务、信用卡账单、速度监控摄像头、垃圾邮件、双黄线、从不找零的停车场收费器当中解脱出来，找到生命的真义。

逃离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梦想，对大多数人而言，它仅限于一个梦想。正因如此，在接到被裁员消息的那一刻，我觉得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我无牵无挂，不用上班，而且口袋马上就会装满丰厚的遣散费。烟雾散尽，白日梦终于要变成现实了。该死的命运啊，我爱你！

过去五年，我一直坚持骑车上下班，每天 25 英里，中间穿越连绵起伏的乡野。有时大雨倾盆，有时气温骤降。冬日清晨，我得摸黑骑行，瞎子探路般在冰霜冻结的路面和冰冷刺骨的大雾中前行，但这样的生活对我反而是一种享受，因为它让我体格强健，让我感觉到自己的不凡。

自行车是一种高效而优雅的旅游方式，它安静、无污染、迅捷、便宜，还能对人的体能发出适度的挑战，又不像马匹那样难以驾驭。电视和收音机过滤掉了触觉、味觉和嗅觉上最令感官激荡的东西，但自行车旅行的途中，我们可以把它们一一找回。在旅游纪录片中，你的视觉被镜头主宰，你看到的只是摄影师所看到的世界。而在自行车的车座上，你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地搜罗风景，还可以直接感受大自然的暑热严寒、阳光风雨、沙暴狂风，体会原野和公路表面的变化。旅行的速度一旦放慢，呈现在你面前的世界便截然不同。

\*

法国很大，从加莱向法国东南行进，在那些笔直而略有起伏的公路上，你会感觉到天地瞬间宽广。路边的灌木丛和小树林就像一座座黑色的小岛，漂浮在麦田、草场、还有成群吃草的牛羊所构成的海洋上。路上的交通不再那么拥挤，村落的间隔比英国大多了。

过了色当（Sedan），景色悄然不同。丘陵起伏，树林和山谷隐匿其间，公路延伸到了阿登高地（Ardennes）南麓的山脚下。在法国，我总有一种到家的感觉：面包房玻璃柜里那令人垂涎欲滴的蛋糕、奶酪、葡萄酒，一切都让我为之倾倒。当地人情感表达外露直接，素昧平生的人会和你热情握手，朋友见面或告别时都会轻吻双颊。

六月和暖的阳光让每个人笑逐颜开，也明晃晃地晒黑了我的臂膀。每当我在面包房外享用夹心巧克力早餐面包，或者在集市小摊边大快朵颐时，他们总会礼节性地轻轻说声“祝你有个好胃口”。法语是一种让人充满快乐的语言，吐字发音就像情人爱的表白。退休的老人有了更多闲暇的时间和丰富的经历，他们会走上前来询问我的行车路线，然后甜蜜地回味起年轻时的骑车历险记。阿拉斯（Arras）附近的一家发廊里，女理发师一边给我理发，一边抛出一连串问题：你要去哪儿？花多长时间？结婚了没有？可以带我一起去吗……

微微凉风吹走了一些热气，我小心翼翼地爬着一道陡坡，同时关注我膝盖上任何一点点反应。空荡荡的公路开始向山顶蜿蜒而上，经过茂盛的青草地和森林，穿过放牧的牛群，还有温暖祥和的村庄，石头房子顶着锈红色的屋檐簇拥在教堂周围。这就是令我心旷神怡的乡村生活，山丘把地平线拉近了，天知道每个角落都隐藏着什么。这正是我要的生活——充满变化，充满惊喜，高低错落，起伏跌宕，频繁出现的斜坡后隐藏着令人遐想的美景。好长一段时间，我只能听到轮胎发出的低沉声，还有我自己均匀稳定的呼吸和耳畔的风声，道旁刚刚割下的牧草随风散发着清香。

记得出发前采购装备时，我曾经从杰罗姆·K·杰罗姆（Jerome K. Jerome）的著作《三怪客泛舟记》中看到这么一段至理名言：

第一次列出的清单将毫无意义。显然，如果把所有想要的东西都带着，那我们必须准备一条足够大的船。

虽然我牢牢记住了这条忠告，出发前小心翼翼地掂量每件东西的重量和必要性，但行李架最后还是满满的。车子太重，一天下来，我两胯酸疼，筋疲力尽。每天 10 英镑的预算不可能让我住上五星级酒店，怎么省钱怎么来，路边的树丛就可以提供我需要的私密空间。大多数情况下，我头顶上没有一砖半瓦，没有中央空调，没有软床垫，早起也没有热水澡。冰箱、洗衣机、电饭煲、面包机、收音机、电视机……再见了！清晨的咖啡，再见！巴赫，巴赫是谁？

难道我疯了？或许，这就是这次旅行的全部意义：去探索什么才是真实的拥有，去发现曾经被我遗忘和忽略的人。

森林里的土地很厚实，地面潮湿，有很多土块，粘着鼻涕虫。不到 4 英尺的地方，一只刺猬在悠闲地漫步，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或者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蚊子一如既往地对我不离不弃，幸好我还准备了一顶蚊帐。帐篷的材料是一种特棒的防水布，前端翘起，给头顶提供了更宽敞的空间。躺在地垫上吃完晚餐——一个带硬壳的法国面包、奶酪、一升牛奶——我从口袋里掏出小镜子开始刮胡子，用瓶里仅剩的一点冷水和着沐浴露使劲儿地打出泡泡。我完全可以蓄须，这样就能省却这种艰苦的“仪式”，但我实在不喜欢蓬头垢面、邋里邋遢的样子，当泡澡和淋浴都已是奢望时，至少刮胡子还可以让我保持整洁。我很不习惯睡在高低不平的硬地方，夜里几次被森林间夜行的动物发出的窸窣窸窣声弄醒。

\*

进入法国城市，我再次习惯性地迷路了。法国的路牌是绝对不能相信的，顺着这一块路牌走下去，下一个你将看到的路牌就是“禁止通行”。千万别跟法国警察讲道理，除非你想被罚款，所以我还是乖乖地顺着中央干道前行，以便早日逃离这个地方。尽管如此，警察还是带着怀疑的目光找上前来。